



192路公共汽车终于驶进了江洲路。

“后面的乘客请做好准备，车停稳了慢慢下，请注意安全，谢谢。”声音从驾驶位传过来，不高，却像一把钝钝的柴刀，顺着车厢里滞涩的空气一簇一簇地劈开，劈出几缕细韧的竹香来。重庆话的底子，可又努力地端着字正腔圆的调调，字与字之间有些生硬的间隔，像小学生用尺子比着画出的横线，直挺挺的，生怕走了样。

我头一回听见，着实愣了一下，心尖儿上莫名一颤——重庆版的椒盐普通话听了不少，但像如此笨拙得可爱、又固执得让人心疼的声音，真是头一回。

1

车厢里塞满了人，汗味、尘土味、食物隐约的气味，混作一团，沉甸甸地压在胸口。他的声音却像一缕微光，悄然刺破这浑浊的幕布；他每报一站，都像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的缝隙中，种下一株带露的牛筋草——不声张，却固执地绿着。人来人往，有的人就是一面之缘，左耳进右耳出，听过就听过了；有的人却印象深刻，喜欢他，毫不吝啬地对他当面赞美；更有甚者，为了享受他的服务，固执地等候他的车。

车窗外是山城特有的、上上下下永不停歇的街景，看久了，人便有些昏沉。只有他的声音，像一根不松不紧的线，时不时地穿一下，将这一车的昏沉与涣散，略略地收束起来。

车上人不多。一个姑娘戴着耳机上车，他照例说：“你好，美女，请后面坐。”姑娘摘下一只耳机，冲他笑了笑，往后走。那笑容我看见了，不是客气，是真的被那声“你好”叫得心里一暖。

“慢一点，老人家，慢慢地，别慌。”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扶着车门，一步一挪。他半个身子已经侧出了驾驶座，手虚虚地伸着，仿佛要保护的翅膀，却不敢真的触碰。老婆婆坐定了，他才收回手，又说了一遍：“您请坐好，车辆启动，请注意安全。”车子动起来，他又开始报下一站。每一句话都带着“请”字，每一句叮嘱都拖着长长的尾音。

2

旁边一位中年大姐见我一直盯着驾驶座看，笑着凑过来：“第一次坐阮师傅的车吧？”我点点头。“我就知道。”大姐压低声音，语气里却藏不住一种得意，“这条线上，谁不认识他哦。开了10年，天天这个样子，一句一句地说，从来不嫌烦。”

“10年？”“可不是嘛。以前还有人笑他，说开个公交车搞那么客气做啥子，普通话又说不好，酸溜溜的。他也不恼，别人笑他的时候，他还是那副样子——‘你好，请后面坐。’”大姐学着他的语气，只是学得不太像，却把我逗笑了。

车到一个站，上来几个年轻人，大概是附近工地的工人，工装上还沾着灰。其中一个大大咧咧地往空座位上一坐，脚翘了起来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见了，没有呵斥，只是温和地说了一

## 椒盐普通话中的暖

□袁洪艳

句：“请你坐好，注意安全，谢谢。”

那年轻人愣了一下，把脚放了下来，小声说了句：“哦，好。”

没有人觉得被冒犯，也没有人觉得丢了面子。那声“谢谢”像一层软软的棉花，把可能的刺都包住了。

我坐过许多公交车。有的司机脾气暴躁；有的司机沉默寡言，全程不说一个字；更多的是那种冷冰冰的录音播报，机械地重复着“请从后门下车”，听多了就像背景噪声，谁也不当真。而眼前这个司机，偏偏要用自己的嘴，一句一句地重复这些最平常的话，10年不歇。

这得有多大的耐心？又得有多大的毅力坚持？

那些嘲笑他的同行，大概觉得他“做样子”“假客气”。开个公交车而已，又不是饭店服务员，犯得着每句话都带“请”字吗？犯得着用那种不标准的普通话硬撑吗？可他偏偏就不改。10年过去，那些笑他的人，来来往往，没了印象，感觉都成了他的背景，他还在192路上，还在说着那句“你好，请后面坐”。

3

旁边有低低的交谈——“是这个师傅没错吧？”“是他，我专门等了两班车哩。”“这个司机真的可以，有时候，我专门来坐他的车，感受一下他的服务。”

“专门”二字，让我心头微微一震。在这匆忙的城市里，时间被切割成无数个追赶的片段，竟还有人愿意为了一种“感受”，停下脚步，等上一等。这已不是简单的乘坐，倒像是一种无声的探望，或是一种心安的确认——确认在这奔流不息的日常里，还有些东西，是十年如一日地“在”那里的。慕名而来，不是为着看什么奇景，只是为听那几句规整的、甚至有些“笨拙”的提醒，为感受那份被陌生人稳妥对待的、近乎古旧的敬意。

车又启动了。引擎低吼，窗外的楼宇与桥梁又开始缓缓地后移。我坐在车厢中段，看着他的背影。那是一个极普通的背影，裹在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工装里，随着车辆的颠簸，有着不易察觉的晃

动。可就是这背影，撑起了这一车流动的、微小的秩序与文明。他十年间在这条固定线路上画出的无数个圆圈，或许从未偏离过轨道一分一毫，却用那固执的、带着口音的声音，在无数乘客心里，划下了一道温暖的痕。

我该下车了。特意从他身边走过。他照例说：“慢走，再见。”

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说点什么，可话到嘴边又觉得太轻了。最后只是冲他点了点头，说了句：“谢谢。”

他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会有乘客专门对他说这句话。随即，他也笑了，笑得有点不好意思。那笑容像一束光，短暂却清晰地照亮了车厢里微尘浮动的空气。

走在路上，我想起读过的一句话：“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做到了极致，就是成功。”从前不太懂，觉得“极致”应该是轰轰烈烈的，是惊天动地的。今天才明白，原来还有一种极致，是这样安安静静，把一句“你好”说上10年，把一声“慢一点”念了数万遍。

车厢微微一顿，又到站了。他那独特的、带着山城泥土气息却又努力向着标准靠拢的声音，再一次响起，稳稳地托住了这短暂的停靠与启程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理事）



## 一根线串起的春天

□武玉强

“又是一年三月三，风筝飞满天……”当熟悉的儿歌漫过耳际，我指尖摩挲着书桌上的半根旧竹篾，边缘已磨得发亮，那是当年父亲给我做风筝时剩下的。它封存着我童年的一段时光：一个9岁男孩，攥着父亲衣角在黄土地上追“老鹰”风筝的模样。

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，村子窝在西北沟壑里，三月的风裹着沙砾刮得人脸生疼，却也把冻硬的黄土吹软了些。学校操场是片夯实的“光板地”，一圈都长着耐旱的芨芨草。每年农历三月初三，这儿便是全村孩子的“风筝剧场”。风筝在当时可是“稀罕物”，外面没卖的，只有手巧的家长才做得起。父亲是个木匠，在我念叨了半个月“想要风筝”后的某天，父亲收工时带回几根细竹篾和废旧报纸：“咱爷俩自己做。”

西北的夜来得早，土坯房的煤油灯芯挑得老高，灯影在墙上晃成暖黄的一片。父亲搬来炕桌，戴上“肢体不全”的老花镜，粗糙的手指捏着竹篾：“竹篾要削匀，太厚飞不动，太薄风一吹就折。”他蹲在地上，膝盖抵着炕沿，左手按住竹篾中段，右手用刀背慢慢刮，木屑簌簌落在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。父亲弓着背在昏黄煤油灯下忙碌的身影，深深刻在我的记忆，至今每每想起仍会湿了眼眶。

糊风筝的纸是父亲带回来的旧报纸，父亲用米汤兑面糊：“纸要糊平，有褶皱风灌进去

就栽。”他弓着背，鼻尖几乎贴到纸上，最后用墨汁给“老鹰”画眼睛——两只圆溜溜的黑眼睛刚点上，这只“老鹰”就像活了，翅膀展开的弧度像要扑下来啄食。

三月三那天，我骄傲地举着“老鹰”往操场跑，路上遇见小伙伴，他们眼里全是羡慕。到了操场，风正从塬上往下灌，我手心攥着线团直冒汗。父亲说：“逆着风跑七八步，等我喊‘放’就松手。”我照做，“老鹰”猛地一挣，晃悠悠升起来，越飞越高，很快就在湛蓝天空上成了个“小黑鸟”。我仰着头追着跑，鞋里灌进沙粒也不觉得硌脚。跑累了坐在田埂上，父亲从怀里掏出个烤土豆——皮焦黑，掰开时热气裹着香气扑出来，一口咬下去，土豆的甜糯混着他身上的黄土味，从舌尖一直暖到心口——这份踏实，成了我往后几十年闯世界的底气。

后来我去县城读高中，书包里装满父亲的叮嘱，风筝的事渐渐淡了。再后来穿上军装，二十三载军旅，我和“风筝”成了陌路人。训练场的号角、巡逻路上的白雪、摸爬滚打的汗水……填满了所有日子。调任西藏高原边防部队工作后，抬头看见鹰隼掠过雪山，会经常想起那只“老鹰”风筝。那些和父亲在黄土地上追风筝的日子，像被风卷走的沙粒，藏进我青春岁月的褶皱里，却从未真正走远。

转业回地方，日子如山城的春天，带着潮润的花香。前天，儿子的班级群通知“三月三风筝活动”，儿子要我陪他买风筝，这突然撞醒心里某个沉睡的角落。我告诉儿子——“咱爷俩自己做”。我在网上买来现成材料：精致的老鹰贴纸，红橙相间的羽毛在风里颤，线轴是带齿轮的

塑料盒，比当年的麻绳精致百倍，我蹲在地上，弓着身子像父亲当年那样为儿子组装着风筝。

儿子拿着“老鹰”风筝站在塑胶跑道上，操场草坪绿得像绒毯，远处高楼闪着玻璃的光。我蹲下来教他放线，他小手攥着线轴，指节泛白：“爸爸，你小时候也这么放吗？”我想起30多年前父亲教我时，也是这样蹲着，膝盖沾着黄土——爱不在言语，就在紧握线团的掌心中，从父亲到我，又稳稳落到儿子的指尖。

我们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，儿子啃着学校发的草莓蛋糕，忽然问：“等我有孩子，我也帮他做风筝吗？”我喉咙一热，摸摸他的头——如今那只旧竹篾还在我书桌上，已泛出包浆的光；儿子的风筝收在书柜里，每次看见都像看见两个春天重叠：一个是西北高原的风沙与烤土豆香，一个是山城的江风与草莓蛋糕甜。

三月三的风筝飞满天，线那头系着的，是三代人的春天；串起的是血脉里的执念，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执念——对亲情的依恋，对传承的虔诚，是“好好爱下一代”的本能。这份伟大的托举，让每一代人的春天，都能借着风，飞得更高、更暖。

（作者系文学爱好者）



能懂的诗

### 诗人的眼泪

□吴吉财

在落叶飞舞的前世  
你与秋有个约定  
她去，你来

今世，你眼角  
绽放着宋词的神韵  
披两肩风尘，携一树梅红  
踏着秦风汉月而来

多少相遇，多少离别  
被你谱成清冷的元曲  
从远古，唱到今天

轻轻牵住你的手  
便贴近了春天跳动的胸口

（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）

### 撑一支长篙（外一首）

□李小龙

很多时候，我读诗  
只记住了其中一句闲笔  
就像在众多网红打卡景点中  
我唯独记住了：  
那瘦月般的身影  
——手持长篙的老者  
神情如镜  
放逐群山和白云  
芦苇，摇动着风铃  
像我，以笔为篙  
允许肉身随文字被流放  
还未来得及写出的  
就在喧闹中打坐，听经，念佛  
完成自我泅渡

### 咫尺天涯

那个买皇竹草的女子  
曾经拥有稻田、谷香和背篓  
现在，她堆砌皇竹草  
像砌一堵围墙  
我化名咫尺，她复姓天涯  
曾经素不相识的我们  
此时一脉相承  
我写下的文字  
和她面前的皇竹草  
多么相似  
枯黄，没有营养  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## 书讯

#### 《我们的西南大学》出版

献礼西南大学120周年校庆，由王本朝、郑劲松主编的《我们的西南大学》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。全书收录西南大学25位先辈、名师和杰出校友的教学风采、治学精神、科研成果，涵盖文学、历史、教育、艺术、农业、生物等领域，呈现当今大学人文精神与奉献传承，彰显先生风骨、担当之风。

（静思）

